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贾平凹

谢有顺

对话录



苏州大学出版社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

王尧 林建法 主编

贾平凹

谢有顺

对话录



B1280921

苏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贾平凹,谢有顺著. -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7
(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王尧,林建法主编)
ISBN 7-81090-129-X

I. 贾… II. ①贾…②谢… III. 贾平凹-访谈录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57616 号

▼ 贾平凹谢有顺对话录

著者/贾平凹 谢有顺

责任编辑/陈长荣 周 敏

出版发行/苏州大学出版社

(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215021)

经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刷/丹阳教育印刷厂

版次/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数/175 千

印张/8.75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 7-81090-129-X/K·2

定价/16.00 元



昭平霞

总序

王尧 林建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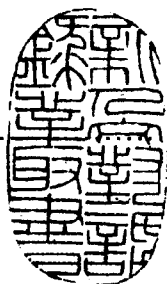
我们想在“对话的时代”以“新人文对话录丛书”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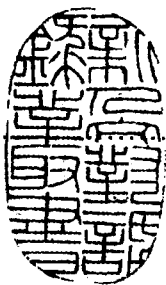
20世纪90年代那场未果的“人文精神”讨论，凸显了知识分子在80年代末期开始的分歧。这一分歧，不仅源于人们对人文传统认识的差异，也与人们从不同视角看待变化了的现实有关。这是从一种体制转向另外一种体制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中，知识分子对自身精神处境的体认和表达渐趋分化。对中国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的解释，一直有仁智之见。文艺复兴时期以后开始使用的“人文主义”这个词，即使在西方也是含义多变的，在各种版本的大百科全书中，“人文主义”的定义不尽相同。所以，“人文主义”虽然在中国广为使用，看似约定俗成，但其实是个概念含混的词。“人文”就字面而言，中文与西文相仿。《易经》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显然，“人文”的中西涵义有差别，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中的“人文”涵义也有差别。因此，有学者建议不妨把“人



文主义”译成“唯人论”或“人学”，这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命名。正因为是“人学”，分歧也就不可避免了。即使智者仁者对中国是否有“人文精神”存在着分歧，对西方“人文主义”也有不同的理解，但是不管怎样，“人文知识分子”需要对历史特别是现实作出独立的解释，需要对历史如何塑造自己作出深刻的反省，需要对自身的精神处境作出清醒的判断。这样的解释、反省与判断，不仅可以见出理论与思想力量的强弱，思考路径的异同，而且也可以分别出知识分子在当下的立场。

因此，我们试图在分歧中寻找出交结点，寻找出相同的话题，就像美国的《人文》杂志所希望的那样，“不同学科的写作，能够指向一个发展中的、普通的思想核心，作者用相互关联的眼光和方法，从不同的视角阐述核心问题”。在这种求同存异的阐述中，我们放弃那种急于给思潮、群体和问题定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仓促，而且过于自信。我们现在所处的语境、遭遇的问题，都迫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念和勇气去面对，去思和想。无论我们以暧昧的方式，还是以直面的姿态对待历史、现实和未来，总有一些问题是无法回避的，总有一些问题蛊惑着思想者。也许，这可以视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





的底线，守住这一底线的知识分子不得不裸露出他的立场。掩饰也是一种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去发现真正而动人的问题，表达自由和独立的思想，呈现被抑制的生命感受，应当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追寻的思想风度。“新人文”对话录之“新”，不是宣示一种已经成熟的思想，而是表达我们对目前所做工作的期待。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新人文”这一提法，它虽然和种种人文主义传统相联系，但是它不在“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之间徘徊，也撕去了“左翼”和“右翼”的标签。

在这套对话录丛书策划的过程中，我们（“我们”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首先感觉到我们一些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其实愧对“人文”二字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称谓，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事实上，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那么，所谓的“批判”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止步藩篱的教训。所以，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类。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几乎都讨论到“知识分子”问题。尽管大家对“知识分子”有大致相同的理解，但都非常谨慎地

使用“知识分子”这一概念。一些朋友不敢轻易地称自己为“知识分子”；而另外一些朋友则毫不犹豫地以“知识分子”相称，并且鲜明地突出自己认为的知识分子立场。由这套丛书的“思想状况”，大致可以见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我们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对话者的精神自叙。西方哲人说过，一些人是发现真理，一些人发表意见。我们当然是属于后者，而且是那种不羞于发表错误意见的一些人。

这样一点自我认识，其实也与对话体这一自由文体的特征相吻合。试图推动对话文体发展，也是我们的企图之一。那种面对面的对话，改变了一种知识生产的方式，创造了一种思想的现场。也许，在讨论问题时对话可能失之于粗疏，但是，对话因此而呈现了思想的原生态，因此而与其他文体相区别。正是在对话之后，我们发现了对话的不易。所以，在这套丛书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主编，我们由衷地感谢应邀参加对话的朋友们，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以及负责此项工作的陈长荣先生，感谢喜欢和不喜欢这套书的读者。读者也是我们的对话者。



目
录

1
被时代误解并不可怕

53
最是文学不自由

97
疾病也是一种哲学

131
活着,敬畏活着

167
日常生活的秘密

205
十年一日说《废都》

239
散文是心的写作

267
后记

被时代误解并不可怕

我一直认为，是不是好作家，是不是好作品，50年后才能见分晓。如果50年后书还有人在读，人还被提起，那就基本上是好作家、好作品，否则都不算数。

被时代误解并不可怕

- > 书写的退场影响了人的思维
- > 全球化将在中国文化面前束手无策
- > 好作家是难以和时代相安无事的
- > 《废都》具有文化传播学上的特殊意义
- > 文学和媒体是两个世界
- > 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权利
- > 扬道德而贬专业是危险的
- > 当代文学的维度并不健全

——→ 书写的退场影响了人的思维

贾平凹：从哪儿说起呢？想到哪儿从哪儿开始吧。我想，我们这样的交流还是有意思的。这比跟本地的一位评论家，或者跟年龄差不多的人，交流起来会更好一些，也更能展开话题。

谢有顺：我希望这种对话能有一种比阅读双方作品更深入的感觉，能找到一些共同的话题，也能产生一些碰撞。我知道你是一个平时不善言辞的人，但我以前跟你接触，觉得还行，还是能够慢慢地把自己内心的东西谈出来。

贾平凹：说本行当的话可能就有话了，和熟人瞎聊的话可能思维更敏捷，但正经八板的话，比如说应付一些社会场面、官场，气氛一严肃，那就没词了。心里想得好好的，可一张口就说得含糊不清了。

谢有顺：我们俩平时讲话都不多的，既不是什么领导干部，也不是学校的老师，讲话方面的操练比较少，日常更多的思维都是和文字有关的。我们这些天克服一下，看看自己能把话说到什么程度，看看自己的口才、自己的表达能力是否能让自己满意。

贾平凹：一般情况下，让我拿笔，我就有思路，思路就来了，不拿笔就不来。有人曾给我说，可以口述，别人给你记录成一篇文章。这个办法好是好，但我没那个本事，如果让我躺在沙发上说，一会儿我就瞌睡了。必须手里拿支笔，思路才能集中到笔尖上。这就像小和尚敲木鱼，按佛家的

说法，木鱼声一敲，佛呀菩萨呀都来了。按照我的理解，他敲木鱼的目的是集中精力，在一种节奏中，不受外界干扰，就能心注一处。咱现在坐在这，手里没啥东西，那就必须由你来逗，你思路清晰，说话逻辑性强，你逗，咱俩就像说相声……

谢有顺：这其实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思维问题。写作也罢，生活也罢，都在解决这个思维问题。那些业已形成的思维定势，有时候要突破出来非常困难，文学思维如此，人生感悟也是如此。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契机也可以改变思维的定势。比如，古人原来是用毛笔写字的，他的思维肯定会比较简练的，因为毛笔这种工具本身决定了他很难做长篇大论，写信也好，写文章也好，都必须尽可能地简单，否则就太吃力了，也太耗费写作材料（竹简或纸张等）。钢笔、圆珠笔发明以后，写字变得简单多了，快捷多了。我觉得，这一个多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如此兴盛，应该是和这个工具的进步有一些关系的。书写上一旦便利起来，写的速度就跟得上思维的速度，这对思维本身也未尝不是一个突破。现在

有了电脑,有了很多先进的写作和对话工具,这又直接影响了现代人思维的形成。你看现在的年轻一代,字写得好的人已经很少了,文章也希望越写越短。到了报纸专栏,超过1000字或者1500字的文章,读者就开始嫌长了。这可能就是电脑时代的一种表现方式吧。

贾平凹:海明威的语言特别精练。我看过一本书,上面介绍说海明威写作时是站着的。

谢有顺:这跟他的身份背景有关,他曾是一个记者,做过新闻行业,这当然会影响到他的文字风格。

贾平凹:中国古时候写作手段简陋,用毛笔写,只能写文言文这类东西。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有人评论说我的毛笔书法好,我说不好,只是还可以,你把古人搬来,任何一个古代文人的字,若在现在都可以说是好的书法,都可以称得上书法家,而现在的著名书法家若在古代,那就很一般了。如今文人差不多都用电脑,再过一百年,也许五六十年吧,只要能把汉字用笔写出来,就可以成为书法家。

谢有顺:这个完全可能。电脑发明之后,改变了很多人对字的思维方式。以前我们写字,写之前对这个字肯定有一个整体的看法,也希望写出来的字有一种整体的美感。现在很多人都用电脑打字了,尤其是打五笔字型的,几乎都有这个习惯:只要一看到字,脑子里立刻就将这个字拆成笔画,拆得乱七八糟。对于电脑打字系统而言,字仅仅是一些笔画,好像零件组合在一起,它完全脱离了原先那种整体的美感——而书法恰恰是对文字的形式美的敬畏;如果这样的敬畏已经不再,书写就不会受到足够的尊重。现在提

倡现代化办公，很多单位都准备实行无纸化，所有的工作都在电脑上操作完成，没有纸，不用写字，并且现在通信这么发达，网络这么发达，也不用写信，出版社、杂志社也不喜欢你给他们手写稿，整个的文化氛围都这样，它慢慢就导致了书写的退场，尤其是新一代，他们对书写的爱好几乎消失殆尽了。

——→ 全球化将在中国文化面前束手无策

贾平凹：中国人的思维，从哲学呀，医学呀，绘画书法呀，戏曲呀，啥都体现出来。单说文字，中国文字是象形的，它最基本地代表着中国人的思维。如果文字变成一种符号，和英文、阿拉伯数字变成一样了，中华民族那种审美观、那种东方人的思维就会慢慢地发生改变。那天晚上我看电视，意大利有 50 万人举行反全球化游行。反全球化有它的道理。当然，对一个像咱们这样经济上不发达的国家，在目前这一段时间想方设法把经济搞上去，要求全球一体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长远看，对文

化吧,会带来很多不利的东西。都是电脑化了,美国化了,就没有东方人的思维,东西方就一样了,咱这个民族的文化恐怕就会被忽视……

谢有顺:这恐怕也是全球化趋势中的一个很大的矛盾。从人类的交流以及经济建设上来讲,全球化是一个总体趋势,谁都无法阻止这样一个趋势。比如说中国的西部,如果一直躲在那个地方,一直处于那种贫困状态,因担心环境或传统受破坏而不实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这可能也不是西部人真正希望得到的生活。但从另一方面讲,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文化和思想的全球化。文化、思想跟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经济是一个非常硬的指标,比如说增长率、人均收入、消费水平等等,基本上是物质概念,是铁的、硬的指标,是可以数字化的;可文化和思想很难量化,也不讲究增长问题,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独立性和原创性,就在于它和其他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如果全球化在文化上抹杀了这个差异性,那就将是非常可怕的,它意味着生活和发展模式的单调,缺乏想像力。我知道,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此表示出彻夜难眠的担忧。不过,我倒并没有那么悲观。我觉得,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强大生命力,要远远超过很多人的想像。这不单是指中国人的文字思维和西方人的字母思维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更重要的是,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是跟这种文化自身的传统密切相关的,而中国文化的传统,就是五千年文明,那确实是名不虚传的。一个中国人,在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很迷恋西方的青年文化,很迷恋麦当劳、酒吧和好莱坞电影,但当他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可能又会回

到中国文化的维度上来，至少，在他心里产生比较多的认同感的东西，可能还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中的那部分价值。中国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在血液里流淌着的，并非一些外在的生活和价值元素就能轻易改变。这也说明了中国文化本身的强大。

贾平凹：这一点我很有同感。

谢有顺：我前一段时间有机会去了一趟柬埔寨，我非常吃惊地发现，这个国家的市场上卖的几乎都是外国的产品，很多还是二手货，连介绍柬埔寨的书籍也是国外出版的，英语在他们中间可以通用，而他们使用的货币也多是美金……我在想，究竟还有多少东西是真正属于这个国家自己所独有的呢？难道东方的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一例外都要西方化？毕竟，柬埔寨也曾有过强盛时期，在9世纪至14世纪之间的吴哥王朝，他们不也创造了举世闻名的吴哥文明？当时我就想，或许只有在他们的国家博物馆里还珍藏着属于自己的东西——可等我去参观之后，就发现也少得可怜，除了一些石雕的佛像之外，你甚至找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文物。